

茅盾短篇小說集

茅盾短篇小说集（上下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56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5 7/8 插页 5

198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250,000

书号 10019·2707

定价 2.30 元

茅盾短篇小说集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

作者像（1946年）



作者手迹

序

此书收了一些从前《茅盾文集》里没有收的东西。当时有些材料找不到，另一些则自己也忘记了。现在有机会和时间弄到一些旧杂志，翻阅之后，抄出了《文集》里未收的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杂记共若干篇，连同《文集》中已收的，编为两册，一为《短篇小说集》，一为《散文速写集》。如此，全则全矣，未免泥沙杂下，贻笑大方。但敝帚自珍，也有全面表现我的思想过程的意味。

《创造》是继《幻灭》、《动摇》、《追求》以后我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，在题材和风格上既和《幻灭》等不同，也和我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不同。至于思想上，已经不象《幻灭》等三篇那样消沉悲观了。此篇的真正主人公不是君实，而是娴娴，虽然写娴娴只有不多几笔。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：君实曾经按照自己的理想（一个继承着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然而又是解放了的女子），把旧娴娴改造，创造出一个新娴娴，然而当他创造成功之日却也就是他的理想失败之时。为什么他的“理想”失败了呢？因为解放了的思想是不能半途而止的，它要达到“解放”的最终点。娴娴的不辞而别（你说她终于和君实分离也可以），就象征着解放了的思想不能半途而止的意思。这个短篇小说表面上看来是谈妇女解放，但是远不止此，它谈到了中国的社会解放。遗憾的是：我当时的思想水平还不能就这一点写得更具体

而明朗，当然，即使是用象征的手法。

有些评论家认为《虹》表现了我的思想从消沉悲观转到积极乐观。我自己却以为《创造》才是我在写了《幻灭》等三篇以后第一次思想上的变化。

《耶稣之死》和《参孙的复仇》都取材于《旧约》，是对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诅咒并预言其没落；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，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。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，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《圣经》来骂蒋的。

《雨天杂写之二》讲的是佛教在中国的传布，特别是姚秦时代（后秦姚兴当国时）的一个故事，结语是：“这些故事，发生在‘大法之隆，于兹为盛’的时代，佛教虽盛极一时，真能潜心内典的和尚却有许多不自由。而且做不做和尚，也没有自由。”这一段话，画龙点睛，其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员的命运。“真能潜心内典”暗指真能奉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，他们是要被蒋介石“逼令还俗”的；“做不做和尚，也没有自由”，指蒋家王朝当时在机关和学校搞的勒令集体入党。不过，现在的青年（或许中年）读者，对于这些史实，大概是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借此机会点明：这篇《雨天杂写》大谈佛教的故事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是借古讽今。

最后，我知道中学教科书中选了《白杨礼赞》和《风景谈》作为教材；我愿推荐《雷雨前》和《沙滩上的足迹》；这两篇，也是象征意义的散文，但所象征者，和《白杨礼赞》与《风景谈》之所象征，时代不同，背景也不同，方法也不同。可以说，《白杨礼赞》等两篇只是把真人真地用象征手法来描写，而《雷雨前》等两篇是用象征的手法描写了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。同样，《神的灭亡》却是用北欧神话中神的劫难来象征蒋

家王朝的荒淫堕落及其不可挽救的必然灭亡。因此，我以为这一篇也适用于中学教材，而且让中学生懂得一点北欧神话，也是增加他们的知识之一道。希腊罗马神话，中国早就有多人介绍过，大家还熟悉，北欧神话似乎只有我在二十年代写过一本小书，成了冷门。

茅 盾 1979年8月23日，北京。

目 次

序	1
---------	---

第 一 辑 (1928—1930)

创造	3
一个女性	30
诗与散文	59
色盲	73
昙	113
陀螺	132
石碣	151
豹子头林冲	156
大泽乡	162

第 二 辑 (1931—1934)

喜剧	173
小巫	183
林家铺子	197
右第二章	237

春蚕	258
秋收	281
残冬	309
神的灭亡	328
当铺前	339
赛会	349
赵先生想不通	364
微波	373

第 三 辑

(1935—1937)

有志者	381
夏夜一点钟	400
第一个半天的工作	406
尚未成功	414
无题	434
拟《浪花》	454
搬的喜剧	462
大鼻子的故事	472
儿子开会去了	493
官舱里	499
送考	508
烟云	518
手的故事	555
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”	597
水藻行	608

第 四 辑
(1941—1948)

某一天	627
耶稣之死	635
参孙的复仇	649
列那和吉地	657
虚惊	672
过封锁线	682
委屈	691
船上	705
报施	714
小圈圈里的人物	728
过年	743
一个够程度的人	767
惊蛰	786
一个理想碰了壁	795
春天	806

第 一 輯

(1928—1930)

创 造

一

靠着南窗的小书桌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，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，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，带了几分“你奈我何”的神气，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，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，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。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，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。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。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。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，乱丢在桌面，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；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。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，象是它的黑泪，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；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，斜起了红眼睛，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，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，把它挤倒了，——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，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：“娴娴三八初度纪念。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。”然而“丈夫”二字象是用刀刮过的。

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，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。更左，直挺挺贴着墙壁的，是一口两层的木橱，上半层较狭，有一对玻璃门，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

绸。和这木橱对立的，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，是一个衣架，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。再过去，便是东壁的右窗；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。更过去，到了壁角，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。这里有一扇小门，似乎是通到浴室的。椭圆大镜门的衣橱，背倚北壁，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，和那珠络纱帐子，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。和衣橱成西斜角的，是房门，现在严密的关着。

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。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，玄色绸的旗马甲，白棉线织的胸襟，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；都卷作一团，极象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，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。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；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，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。床右，近门处，是一个停火几，琥珀色调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，旁边有的是：角上绣花的小手帕，香水纸，粉纸，小镜子，用过的车票，小银元，百货公司的发票，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，宝石别针，小名片，——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，都在这里了。一本展开的杂志，靠了台灯的支撑，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姿势，异样地直立着。台灯的古铜座上，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，侧着头，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：《妇女与政治》。

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，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。这些木器，本来是漆的奶油色，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。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——响得作怪，似乎就在楼下，——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。他睁开倦眼，身体微微一动。浓郁的发香，冲入他的鼻孔；他本能的转过头去，看见夫人

还没醒，两颊绯红，象要喷出血来。身上的夹被，早已撩在一边，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；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(vest)，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，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象是些跳动的水珠。

——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，大概是不早了呵。

君实想，又打了个呵欠。昨晚他睡得很早。夫人回来，他竟完全不知道；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，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，忽然不能再睡，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，才又朦朦的象是睡着了。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，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；其中有一个，此时还记得个大概，似乎不是好兆。他重复闭了眼，回想那些梦，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。

梦，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，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；但君实以为都不是。他自说，十五岁以后没有梦；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：

“梦是不会没有的，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失了。”她常常这样说。

“你是多梦的；不但睡时有梦，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！”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。

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，他自觉是意外；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，不是遗忘。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，以便对夫人讲。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，他也不肯轻轻放过；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；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，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。

他轻快地吐了口气，再睁开眼来，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；然后，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，然后，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，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位熟

睡的少妇，现在眉尖半蹙，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，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。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；嫋嫋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，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，有许多批评，在嫋嫋看来，简直是故意立异。嫋嫋的女友李小姐，以为这是嫋嫋近来思想进步，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。这个论断，嫋嫋颇以为然；君实却绝对不承认，他心里暗恨李小姐，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，昨天便借端发泄，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，最使嫋嫋不快的，是这几句：

“……李小姐的行为，实在太象滑头的女政客了。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，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？嫋嫋，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，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，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。但要做实际活动——吓！主观上能力不够，客观上条件未备。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，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。又说女子要独立，要社会地位，咳，少说些门面话罢！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社会地位？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，在月宫跳舞场！现在又说的不满于现状，要革命；咳，革命，这一向看厌了革命，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！……”

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—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，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，更使嫋嫋难受；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。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，可是嫋嫋整整有半天纳闷。

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，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；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，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，现在已经跳了出去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自己的见解了。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，是难受的。他爱他的夫人，现在也还是爱；然而他最爱的